

朱子大全

冊  
美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答劉韜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爲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  
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爲州縣則不敢擊  
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賊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  
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  
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  
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欲今乃欲  
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  
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  
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  
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皆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士皆不愚故是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與不愚不惑夫人之愚實難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卽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未

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旣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絕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旣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橫渠先生之說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說得爲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

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蓋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說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說蓋推明夫子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三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未知是否

不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

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



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旣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

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具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錄或問解此段內有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猶吉之吉疑  
言字之誤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脫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燔之姪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

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中續心齋語錄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  
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  
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  
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  
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  
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  
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  
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  
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  
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  
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  
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

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

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竈細緩急血脈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迷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卽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為順無為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為

健義智之為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

中頑然不動禮之行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

恐為動之始動靜恐皆以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

微禮恐為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

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為之裁制使隆殺

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為其

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為又所以為

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為靜之始猶秋之

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為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

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之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之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卽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

當於何處觀之

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  
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  
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  
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土之未動  
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  
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  
之爲孝爲弟爲睦爲婣之類恐如木之爲棟梁榱桷火  
之爲燈燭炬燎金之爲刀斧盤盞水之爲池沼江海土  
之爲塼瓦牆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  
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  
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



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爲物有萬不同  
以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十  
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爲萬殊  
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  
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  
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  
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雖未知是否似  
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爲  
而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  
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爲瓦墼之類又說不  
未上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復可以  
夫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  
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

而不可一一強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迷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絕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知是否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爲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仁  
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四肢  
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  
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  
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  
至靈至貴爲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  
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  
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  
爲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  
爲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反  
不得其所以爲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  
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  
爲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而

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相示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踵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卽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爲冬藏仁爲春生禮爲夏長義爲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爲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旣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sub>容</sub>遏者是以造化旣成之後則卽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

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卽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靜  
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  
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孝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  
但做處不同爲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  
爲命物所受爲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  
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  
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  
底物事難爲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論生之謂性處云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  
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

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爲堯舜可參天地皆爲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爲或爲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不能是不爲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皆是安於不爲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爲人之所爲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爲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



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爲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爲而未爲者此二物又是昏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稟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

如貓相乳之類温公集中亦說有一貓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悖竊謂陰陽五行總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是也若別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爲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爲萬狀彼人物之

生各隨其所值以爲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  
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  
不在而其爲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  
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澄之爲清其惡可易之  
爲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卽得其本然之正矣  
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  
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  
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卽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  
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爲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  
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智愚美惡分賢不肖  
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

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  
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  
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  
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爲上智其賢不得爲  
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爲氣質  
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  
陽善陰惡故其氣錯揉變而大要不過  
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  
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  
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  
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

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云

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之之

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

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

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

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間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

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

之文字而怡然有得了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或索之

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凡此恐皆

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

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

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

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戛刮擦磨治其蠢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爲人心之明既

有所蔽須卽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孝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卽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二不恨入似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邀然無之及旣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旣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

孝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孝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

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此心  
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  
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  
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  
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  
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  
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  
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  
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處以下四段卽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  
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

應事數端卽是蓋備夫功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逆之也誠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是善奈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會動着似卽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



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爲卽屬之人既屬之人卽是氣質爲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卽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可使過潁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

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 先生所

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

流而入不善

見印行文集

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

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爲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爲要竊恐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泚而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爲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爲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爲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

非爲直竊以爲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  
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  
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  
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  
以爲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迷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己  
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胸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  
毫私欲爲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爲自無往而不與此  
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  
曾不改吾樂焉曾皙之志恐是其胸中脫洒略無繫累  
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  
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

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爲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爲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擡券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若曾哲可謂真知其爲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爲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鬪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迷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湖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懵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別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



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  
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  
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  
在夢明道先生所謂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雖知得是夢  
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甚而難開  
污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  
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  
慮過當別生病痛此下字數與文間五出字已字六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  
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在以  
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  
氣怯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爲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 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爲嗣旣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卽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旣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

祿之子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  
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  
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  
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  
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  
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勢  
世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各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  
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卽據  
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  
時所納之主卽爲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爲  
復只祔于祖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尙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壻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

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充迪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焉假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 聖恩強畀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爲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爲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錄以歸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不知所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經營

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糴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掾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某數日爲江西舡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

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爲旬月之備  
今再遣陳掾走建昌更令請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  
得建昌諸人旣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  
毋隱使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  
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敬以爲請當  
辱垂念也

昨見三榜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己  
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  
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  
謂平論聞 聖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孚于上  
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

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漕僭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戶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歎

某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知救荒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風也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此首談長者救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敝郡兩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顧上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

未知 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隳尙賴聖明照知本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涓塵可以伏伸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某復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語具道雅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祿利爲言故不復敘植桂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闊疎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辱垂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澹字今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瞻字不應遺忘

恐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敘契丈二事皆可以為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某報費不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為浦城尉尉始來過

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議公嘗受知 文公

先生出所藏帖數十皆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

間格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因嘆

文公之筆流落世間不傳者凡幾又嘆前輩流

風遺韻日遠日亡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

祖風如尉者又寧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文

公嘗為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二月甲子後學

徐幾謹識

義學記載前集其間誤字觀此可證抑重



有感於聖人古史闕文之嘆云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爲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

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  
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  
山長黃鏞謹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論文辭精於坐處文又於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五集覽集晉齋寶齋二公已難辨書刻蓋家而人  
聖賢無漸而天下之聖育預文關出文公先生文  
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論其詞意動而論其家與  
昔於文公會科對丸門入泮後文公以論其書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宋文公文帳集目錄



書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沙隨可久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履第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精學古

卷之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與惠獻風野之卒戮于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書詹尙賓

卷之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第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往閣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臥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屬寄秋蘭小詩爲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靖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柏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卷策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糴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論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良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糴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卸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減尅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糶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公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體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申監司爲賑糶場利害事件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闕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舡事

節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時事出處

劉共甫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略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

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略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



乃東歸至櫛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尙未曾有別去殊憫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訐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尙可掇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委

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

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旣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胷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營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止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卽被斥遣之舍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  
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鳧  
鴈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  
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  
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  
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  
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本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爲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總  
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  
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  
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

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  
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  
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  
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按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  
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之肉其足食乎小謹何益  
龜齡旣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  
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  
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  
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  
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  
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

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掇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大爲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爲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澂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爲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芮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



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爲場屋計乎  
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  
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  
書云鈇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國論未  
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  
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  
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  
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爲奪兵罷黜之

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  
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  
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  
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爲可  
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卽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  
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賚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  
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  
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  
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  
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  
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  
冒火暑奔馳赴球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  
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

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  
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  
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  
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  
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  
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  
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  
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  
經略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 魏元履

徐壽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  
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  
夔漕馮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

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  
王慶長閩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  
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  
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  
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  
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  
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  
示容檢鄙論爲答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卽彼此有益若全  
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  
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  
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

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  
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  
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某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  
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  
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  
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卽送來此轉寄還  
不妨也

向伯元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  
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  
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  
稱許何以當之祗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瘵精力全  
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款



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候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庶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

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  
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  
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  
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  
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  
孫方之秦家藏刊帖

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道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  
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  
行已五六十日尙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  
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

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旣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私義粗安若命懸庖廚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未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

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蒲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尙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卽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卽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

暇交一語至今爲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  
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  
剴切三復懍然爲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警效吾君之  
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  
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  
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  
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  
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  
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  
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  
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  
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跂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思遺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羣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爲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榦方之任以蕃衛王室爲心亦豈能翹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言說亦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



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爲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  
謚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  
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所幸  
仁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  
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  
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  
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恨恨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  
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  
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  
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

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敘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爲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

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爲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爲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爲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羣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爲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卽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郎中

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效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季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尙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邇峽定在何日



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  
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  
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橐齶舌  
然宵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  
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  
固已服其有定力矣  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  
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  
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  
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玉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  
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  
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尙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正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



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卽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寄

示涪刻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閑中何以可日老來始  
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  
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  
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旣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徵王峽乃微盧之  
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爲廣異聞耳文叔  
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  
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羣公書只從州府申乞  
騰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  
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卽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  
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

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  
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日且歸  
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  
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  
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己不敢隱其  
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尙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  
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  
危爲己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  
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

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柩還卜以此十日  
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爲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  
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  
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  
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  
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去  
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爲言而未有聞恐  
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卽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涵涵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北諸人擗剝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

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尙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况之適足以爲尉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

謹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

其季子

沉字仲在默第三



侍旁不知何故不向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卽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

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  
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卽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  
委幸見喻旣欲歸長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  
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旣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  
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妥帖矣一  
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  
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  
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  
自愛爲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  
右當得託餘莛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  
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  
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會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穎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尙復何說第恨註誤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濬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恣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喻蓋已慮之袁丈

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羣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 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爲請外之計但有  
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爲國  
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  
初計平平之爲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  
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爲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  
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爲莫大之  
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  
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  
嫠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

休但陶甃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爲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十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卽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卽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  
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  
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  
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  
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  
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  
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徒宮  
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  
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爲幸  
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  
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爲作季

路書亦告爲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爲此則其爲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概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續其代劉智夫得成此水可也耳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姓各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爲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爲如何縱未必盡以爲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

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必盡心為然衣寒少減衣燠出粟味云因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

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

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

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報來劉智夫世出此種不畏強御者重難而養氣壯骨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

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

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

而得其書與其婿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

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

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婺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爲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集

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迤邐矣某中聞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爲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救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



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  
爲恨耳潭幕支使王黎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  
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  
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  
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  
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  
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  
其代者卽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  
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警之勿以厥弟爲累也  
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  
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  
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伏營壘  
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

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

山谷說吳畫佛入滅圖中大魔王舉

措可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傅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尙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卽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尙可

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爲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爲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斂上戶之怨此皆其來語如上戶無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古田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  
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  
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  
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官  
司諸  
生無一人敢正其  
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  
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  
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  
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尙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  
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  
是先辦得此一着如今眾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間暇君

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卽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用中 文公之曾孫濬家藏錄藁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平父歸說信州恐有



剽掠者建陽江墩邵武之境近一夕爲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  
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  
未知所以爲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  
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  
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